

思菴先生文粹卷之九

孫監察御史淳編

後學范來賢重刻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拜書其像則龍
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
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
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
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

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于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

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者云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海虞吳訥識

附錄奏記 恐讀者不知邪說之言故附著

臣聞王者位天地之中作人民之主故說文謂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為說也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儒者之道與王同宗出治者為純王贊治者為王佐直上下之位異耳自周東遷王者之迹已熄獨孔聖以儒道設教洙泗之間其高弟曰

七十二子雖入室升堂所造有淺深要皆未能全盡器而用之共成一王之業必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縱之聖系炎正之統推天地之大德沃塗炭之餘燼而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聖傳之所謂文在茲乎者蓋道統也前未遭宋黜之難詎肯易言之今氛曠已廓由於正路者蓋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純文收功下以先後秉文之多士國治身脩毫髮無恨方日齋心服形鼓舞雷聲而模範奎畫其必有所得矣紹興二十有

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脩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一司勅今提事編脩玉牒所益國公臣秦檜謹記

題宋思陵賜呂頤浩手詔後詔附

朕以湖湘八州之地西通巴蜀為國上游往連盜區一方騷動比加招輯雖已畧平而民倍剝輕或易生變允藉耆德以鎮撫之乃起卿燕閑之中而屬以方面之事庶幾談笑坐以銷萌慰彼黎元增重形勢而抗章固避殊拂于懷惟卿社稷元老身

任安危必不以內外為間諒應聞命慨然引途故
茲親筆詔諭卿宜悉之

付頤浩 御押

右宋高廟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紹興癸丑起公制
置湖南兼知潭州之日之所賜也公繇進士釋褐宣
和中童貫開邊擢公燕山轉運公極諫開邊非利河
北危急徽廟怒褫公職未幾金人入寇徽欽蒙塵高
廟即位拜公戶吏部尚書簽書樞密改江東制置使
建炎己酉苗劉構逆公與張忠獻公德遠勤王復辟
遂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趙忠簡

公元鎮任御史中丞以事劾公明年庚戌遂罷相再
制置江東又明年辛亥改元紹興召拜左僕射兼樞
密使出督江淮荆湘公因劾宣撫李公伯紀罷其任
三年癸丑公復以言者論列奉祠五年起任湖南公
復懇辭故下此詔以趣公行也自時厥後公不復與
聞朝政姦檜得志而國勢不可復振矣嗚呼建紹再
造秉鈞枋國若伯紀德遠元鎮率皆持忠迪義無資
文武使高廟能始終信任而公復克協恭併慮共圖
國事則王業豈至於偏安也歟惜哉宋制凡天子御
札付外其辭則詞臣進擬而內夫人代書者謂之內

批所謂親筆則上所親寫而加以押字此詔辭翰高古且有御押其為親筆無疑矣公之九世孫大理少卿升寶藏此詔出以見眎且徵言題識三復之餘書以歸之

宋史頤浩傳史臣論曰李綱趙鼎當世所謂賢者而頤浩視之若水炭其中所存果何如哉

跋宋思陵宸翰

宋思陵宸翰脫去所與臣僚并月日今以其中張孝純之語考之當是紹興初賜代言之臣俾更定所與偽齊書也史稱孝純宣和中堅守太名頗尚忠義

後被粘罕執送於豫遂失節為豫丞相時思陵孱懦以金故至與畔臣通使斯時孝純之言故書

中不欲露之而恐其得罪也先正云思純初學

黃廷堅因劉豫亦使人習廷堅書緩急批勅恐其亂

真遂改學米芾迨後復改法二王此蓋初改來体而

未學羲獻時所書也又按宋制凡有旨從內出者皆

內夫人代書所云御寶書者或上親書或內夫人代

批皆識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而

有押字蓋所謂親筆者也展既之餘備題以識庶幾

攬者得以考見當時故實若豫之惡具載信史又奚

待言而知

附錄宸翰

攬書本皆曲折盡善然其試與在上官員有識者
議之與熟知書史者較之恐渠錯解其意便成謗
渠無識及不知書史也若但云更熟與在上官員
共議之可也張孝純事再三思之却似未便恐被
疑孝純漏泄子生三年等語或加罪孝純其餘孰
敢輸忠於我也卿更熟思之

題宋穆陵宸翰詩

詩附

唐鑑徹章允資忠益一詩寓意

經帷講誦得元龜三百餘年藻鑑垂易暴從仁開
令緒任賢去佞行丕基時觀往諫宜加省日近諸
賢賴進規坐致太平今日事願歌既醉太平詩

右宋穆陵近體一詩賜叅知政事兼講官何夢然之
作也夢然以淳祐登第由雪川守入臺諫景定二年
四月簽密院十月晉職同知十二月拜叅政其詩則
三年壬戌所賜也四年陞知院五年二月自書跋語
至四月遂罷政冬十月穆陵上賓未幾而夢然亦下
世矣六世孫運使七英持眎徵題於戲宋自藝祖懲
唐末五季之弊崇尚儒術以仁厚立國厥後肇置經

選官其資歷深自他官兼者為侍講其資歷淺者為說書恭陵初起河南處士程頤說書崇政殿甫期月而斥南渡後茂陵始政首召潭守朱熹待制煥章閣兼侍講僅四十六日以内批逐今觀穆陵詩其取鑑唐宗有曰從仁去佞其自期則曰坐致太平優待儒臣恩禮兼至始得真儒以輔之詎知不能逐似道之姦而折北狄之強乎自時厥後疆宇日蹙迨帝昺舟居崖山陸秀夫猶書太學勸講鞠恭盡力填海死節者踰十萬人視六朝五季庶耻道喪賣降恐後者奚啻天壤哉孰謂儒術仁厚之無效乎若夫何氏子孫克保先澤至今弗替者不待言而知

書錢氏所藏墨制後

右石晉天福戊戌七月吳越錢文穆王元瓘明寶授富韜守長洲縣令墨制一紙總四十九字上用吳越國印凡四蓋當時便宜補官之制也元至治癸亥八月巴西鄧文肅公文原善之時任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臨川吳文正公澂伯清任翰林學士四明袁文清公楠伯長任侍講學士蜀郡虞文靖公集伯生江寧楊剛中景行同任待制東陽柳贊道傳任國子博士咸題跋于後錢之裔孫完裝潢為卷復丐予言

予惟錢氏立國當五季之時有功一方甚大其便宜之制忠慎之蹟諸老發歟殆盡固不待予勦說若夫諸老題識之日適丁元室理亂交分之際亦後人所當知者蓋癸亥八月庚申實至治三年八月朔日斯時英廟出幸上都諸老留居于燕後三月癸亥是為八月四日回鑾至南坡遇弒九月晉王也孫帖木兒嗣位明年甲子改元泰定鄧吳二公遂從經筵致政辭歸伯長道傳景行其年亦各謝事南還唯伯生尚留燕京自是元事日非而馴致敗亡矣嗚呼天福墨制距今

皇明正統戊午九五百載若至治諸老題識迄今又一百十六年矣海桑遷改世變匪一唯功業辭翰傳在人間者不隨一時草木漸盡有志之士於此觀之寧不深有所感者乎展玩之久因書卷末以告觀者書定武蘭亭後

世傳唐昭陵得契帖真蹟一時善書若褚河南虞永興輩皆臨榻惟歐陽率更逼真遂勒石留禁中傳至石晉末耶律元欲昇至定州六果而北歸宋昭陵時李學究得之迨其子始出墨本出售人世稱定武蘭亭是也未幾宋子京出鎮購是石北藏庫熙寧中薛師正來

牧復更番刻以應求者薛之子紹彭乃以湍沅帶左
右五字剗損為識山谷云字雖稍肥而骨肉相稱今
觀此木正類山谷所云者松雪翁定為未損時所摹
可謂難得者歟晉史載逸少蚤以辨瞻骨鯁稱初仕
中秘出守江州以歸召拜侍中尚書護軍皆不起嘗
以手記止殷浩北代復貽會稽王道子及謝安書深
論時政闕失卓見遠慮匪當世口譚虛玄身湛利名
者所幾及後人唯以善書稱之豈真知逸少哉松雪
跋語謂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其亦可謂能知
逸少者歟予友運使何君博雅好古以是帖眎予題

因書以論觀者

題朱太宜人哀挽卷

猗嗟朱母葆貞全粹薦生賢子粵躋膺仕綸誥馳封
式際其逢死哀生榮沅光曷窮

太宜人奄歿已久子郡侯勝持挽詩卷求題
因書以識

書吳德基傳後

嘗讀潛溪宋公集有云洪武丁巳正月致政將歸鄉
友濰州知州吳德基亦謝事歸因為作傳又稱德基
好書尤工行草得者箴以為榮予思潛溪父子最善

書予獲見潛溪手寫佛經子中書璚衆體字帖今稱
德基若是惜弗克覩其遺蹟以快心目也傳又稱德
基初任南安府南康丞陞長沙安化令二邑邊嶺嶠
民習闖易亂德基馴強獷安反側撫摩疲曲盡息
意迨除濰州又力遏萊守之暴予又思吾邑為文學
里吾郡為名郡安得若人為郡為邑以慰斯民乎正
統戊辰養痾却掃郡守朱勝仲高手德基所書李杜
詩數首見眎乃仲高得於母舅余邦禮者所書距致
任時三年矣仲高居黃堂之尊比歲訟者多仲高
召訟者弗施鞭朴弗置于獄視德基之在偏州僻縣

德政蓋過之矣行見晉膺寵渥英聲偉聞必有今

日之潛溪者為之不一書也惜予耄荒弗克見云

書章侍郎貽高博士書簡後

右故友少宗伯尚文章君貽從子壻同邑高閩居正
之書尺也高為山陰鉅家締姻于章未合卺而闔家
徙邊時閩習業書館家政弗預尚文以為不害可妻
貽書勉之慰之慈愛懇到溢於言詞筆札之間者如
此居正由是雖居遐荒益勵問學尚文沒後居正以
蓋州軍餘中進士第拜官太常博士班行夙夜之良
郡邑相知之舊咸頌尚文知人之哲暨居正之克亢

其宗也居正復謁拜求言噫衰榮禪續曷有定在子
與尚文交知寔深曩典留臺尚文長子瑾來丐詩歸
壽其父繼聞擢禮科都給事予因喜尚文有子今年
忽傳其溘爾天喪然聞其弟已任教職長子習舉子
業予衰老杜門待盡愛莫能助唯深望居正勉而振
之輔而翼之俾其克繼克繩以綿先澤則士林又將
頌居正以德報德之懿于無止

福山讀書圖後題

宋李常公擇幼讀書南康白石菴僧舍長登第歷官
至知諫院論王安石新法病民黜知鄂州召拜吏
部侍郎上崇廉耻等七事言極剴切進戶部尚書御
史中丞無侍讀為言者所誣徙兵部不拜文集奏議
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州卷傳世東坡記其
藏書曰秦漢以上獲讀六經者數軼及見老儒先生
欲求史漢不可得悉手鈔誦讀近歲市人轉相摹刻
六經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得之易求而弗讀公
擇之書已涉流探源發於文詞行事多矣留僧舍者
用遺來學其惟人靈萬彙大都不過百歲苟絀身徇
時獲非分之譽後世公論寧可追夫今監察御史羅
景深蚤讀書鄉之福山僧寺學成出仕繪圖顧誤為

警與予孫淳有同寅之誼謁拜求言予也年開九袞
老病惛塞因倪撫諸作未言者題于卷末

書顧進士挽詩卷後

吾郡顧巽順中蚤遊郡庠以治易有聲同學暨旁邑
晚進從之講授多擢上第順中年踰四十始登科甲
未授職而沒後十年胤子准克踐世科入翰林為吉
士奉挽詩卷求題嗚呼苛人云嗇於前者豐其後近
歲吉水熊敬方氏以博學清才年五十猶讀書縣庠
後其游者後先掇第而敬方僅領鄉薦終于太學上
舍未幾以其子槩貴制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繇是識
敬方者罔不益信前嗇後豐之言不誣也予昔與順
中有一日雅瞻今有請因為書此以致期望意嗚呼
瞻其尚思所以自重自勉

題范叔宜墓銘後

唐姚元之沒其子以其寶器玳玩遺張道濟道濟為
作神道碑有八柱承天四時成歲之語後雖悔之而
莫能易也宋蘇長公弗為人作碑銘而獨以故人所
惠絹絲并詩贈李慶歸葬其親長公其可謂賢乎哉
今觀吾郡范君琳宜既無宿貲玳玩以遺其子而暹
乃克奔走竭蹶乞詞鴻筆合葬父母于故郡惜予耄

荒貧病無以為贈也姑書以著其孝

題李處士增挽詩卷

予耄病杜門却掃推府李君鉉特價求先處士挽詩
噫挽詩庸畀挽櫬者叙哀于涂茲窆云久矣庸詩因
憶初致政還聞郡理刑者苛而墨既斃惡疾妻孥發
箴金忘其一窖歸後為人得計直可為中人數家產
未幾聞李君至一以冰蘖自持豪吏豪氓弗敢闖私
室閱再暮而弗替予因歎斯人也豈非蟬蛻埃溘之
中歟今觀行狀載處士所訓以廉為本則又知其繇
世德而然也昔草廬吳文正公贈廉吏張縣尉云世

有彌為廉者或廉始而不廉終或廉此而不廉彼或
廉於位卑而不廉於位高之日此廉吏之所以難得
而見也推府君誠能恪守先訓日篤弗忘將見廉名
上徹錦誥馳恩有日矣予素翫麟弗以文詞媚人茲
聞補考將滿離郡有日故雖未荆識而持書此以復
者寔亦草廬所謂難得而見之之意也

書四壽傳後

衛氏四兄弟長八十二仲七十八
叔十五季七十二

嘗讀張子正蒙有曰氣所不能變者惟死生脩天乎
及讀王元之壽域記則曰民之壽夭係乎君法矣天
橫絕于下則民自壽蓋人之年命固繇氣稟然歟福

錫民則有不可誣者今觀曰壽傳益信矣當元造
群雄鬪爭生民剪為俘囚戮辱而禍及老推多矣衛
氏伯兄生至正庚子其年陳友諒弒其生而僭弼仲
兄生甲辰是歲我朝兵克武昌而陳氏滅孫氏生丁
未其秋大兵克吳郡而擒張士誠若季弟則生洪武
三年庚戌自是萬國臣妾而人始無兵禍矣是則衛
氏四壽雖原氣稟之厚謂非九五斂福之所錫可乎
方今重熙累洽法兵天橫舉皆息絕居壽域者可不
知所自哉予亦壽域中一人爾因衛生揖請書此傳
後以足其未備若見傳中者則不勦說

書香山九老圖後

唐香山九老圖榻本別駕邵信之持謁中朝大夫士
得題詠若干篇有謂樂天非純正之士或又謂峻節
凜然弗可以細故末節輕議予讀唐書列傳及李商
隱所撰墓碑樂天自為醉吟先生傳得之矣蓋樂天
始仕憲宗即入翰林為學士忠言直諫與李深之齊
名遭讒被逐穆宗起知制誥
人箴以諷出刺
杭蘇二州復以病免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移病還
東都食太子賓客分司祿閑居十有五年累進職不
拜至武宗會昌初以
尚書致仕而浚史論其始

以直道。中雖被斥晚益不衰宗閔權勢震赫終不
附麗完節自高是所謂未可輕議者也然史又稱其
初貶江州司馬托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又云連
遭擯斥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以自娛暮節惑浮屠
道尤作詩初頗規諷後更下偶俗好杜牧謂纖艷
淫媠非莊雅士所為味此史氏之言則亦未可以為
細故末節而莫之議也記曰大夫七十致事近世濂
洛關閩諸君子進不離道退不失義著述動關世教
此則後人所當孜孜自勉者也予耄老無似觀圖有感
因書以誌

跋宋贈太師惠國公東陽何擇可遺訓

紫陽夫子教學者必先習小學為根本然後進於大
學以達語孟中庸今觀惠國何公遺訓有小學而無
四書豈四書在所必讀不待言耶抑偽學之禁未弛
義理之言不利決科耶惠國從子北山先生傳道學
於朱門高弟勉齋黃先生所著四書發揮淵懿實
真足以繼儒先啓後學是則何氏子孫於奉親治喪
保已處事固當恪守惠國遺訓至若北山家學則又
所當講焉者也遺訓十四則七世孫運使君持示微
言因書此以補其未備何氏後人尚允監哉

跋宋何叅政周禮義

宋初循唐制貢舉取士有三禮科熙寧中王安石榜國始罷儀禮而存周禮禮記卷首周禮義二道景定叅政何月山昆季之作也前義凡一千一百八十五字後義亦二千言有破題有承接有小講有冒有原有大講有引證有結開闔變化抑揚反覆流麗而豐腴駢偶而頓挫讀之真足以膾炙人口昔人有云文章闕氣運考亭朱子嘗言張庭堅自靖人自獻先王書義致堂胡先生酒酣與武侯出師表並歌予嘗得而讀之平正簡直其辭僅有是義十分之二蓋宋程試時文至景定愈工緻而愈浩翰豈非昔人所謂言上枝葉者乎予既嘉何氏後人克謹舊澤而又得以考觀世變也三復之餘題以歸之

題麥舟圖後

吾郡自三讓至德以端委施治言苾氏復以文學名科自是鴻生碩士代有其人然求其才德傑出忠直世濟者孰過文正范公父子者乎歐陽文忠公作文正墓碑曾文昭公作忠宣墓誌元史臣作烈傳雖畧載義田而無一語及麥舟事後人繇是疑之吁麥舟之事在恒衆人固為希特若論文正父子德業則此

寔為小節金石史筆誌其大而畧其小宜也麥舟有
圖特其後裔思昭祖德而欲小善弗遺耳雖然文正
忠宣公去今四百載而鄉俗日偷至或競財利之末
而傷骨肉之大倫觀於是圖寧不有愧於中耶顏之
推云素鄙吝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小心
黜已思欲效之也是則斯圖之傳其於鄉俗之勸豈
淺淺哉文正裔孫從政持圖求題因書以諭觀者

題袁父清公郊祀十議

予老病杜門却掃四明袁某奉其族祖元學士文清
公楠所著郊祀十議親藁拜謁求題始終兩年請請

益勤嗚呼國之大祀莫大於郊然自坑焚後禮樂崩
壞迨漢鄭衆鄭玄賈逵馬融暨唐孔穎達陸德明宋
陳襄劉原父蘇軾等紛紛議論同乎聚訟繇是先王
典禮卒莫之復况元氏入主中國之時乎文清公大
德初薦入翰林為國史檢閱其十議乃五年辛丑所
序若書藁則次年壬寅與草廬吳先生澂也文清學
博識精折衷二鄭及歷代諸儒論議若六天之妄祭
天無歲后土即社議皆宗主程朱而發明極惜
乎當時終莫能行也吁文清沒于泰定丁卯距今
皇明正統辛酉閱一百十有五年矣後裔有人乃能

寶藏遺藁可不謂之賢乎哉制作之家後當有攷於斯

跋韋莊行草帖後

按韋莊唐天寶宰相見素孫昭宗朝登進士第乾寧四年丁巳詔諫議大夫李洵使王建以莊為判官時中原兵亂因留居蜀越十年丁卯朱溫篡唐王建遂亦僭號拜莊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以沒迄今其名不隨草木漸盡者以其字畫之工而已噫昔王逸少忠清雅操為善書所滄而莊之名氏乃因善書以傳其幸不幸識者少有以辨之

題石泉生傳後

昔陳慧泉能以金鍼刺入人目以去障翳胤子德中復以是擅名石林助教葉君作慧泉傳予嘗序其後今觀盧中書為已傳德中弟景中石泉生事既贊其克纘父業又曰為人後承道德之傳者監是哉予讀之有感焉夫入人身之動視為之先孩提粗有知則能視父則敬視母則愛視親戚則狎視途人則畏鳥獸至無識亦能視害則避視利則趨視人顏色不善則去之矣何世之人有雙瞳瞭然無翳無障不育不瞽迺或利視為害危視為安直視為枉邪視為正刀

劔則視之為衽為席刑獄則視之為芻為豢甚則父子兄弟夫婦猜忌牴忤視若仇敵不知古方書載此為何證耶抑不知鍼鑣湯劑能療耶否耶古方書不載鍼鑣湯劑不能療則承道德仁義之傳者必有祛其蔽復其明之方矣昔嚴君平隱於卜人有問者率以仁義忠孝語之石泉誠能繼其遐躅遇翳者障者為鍼去之其有不育不瞽炯炯若岩下電乃有前之云者幸告以仁義忠孝使祛其蔽復其明以就利以避害以全天倫之樂則石泉之名如君平之在蜀幾予尚當大書特書以示于後

題潘大本東耕記後

古者士出於農井地未壞時士未得祿以代耕則暨暨然躬稼穡以自養奚外慕哉厥後井地法廢游手病農者衆士非唯不暇耕而亦不屑耕矣予觀東耕記載東耕子居東吳之東治播種力耕穫弗肯少自暇自逸其積日益以足仰事俯育其心惓惓以供徭稅報大德為本其無外慕者歟其知本者歟莊周稱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先儒以為知百里奚者予於是亦云

跋張運生友向傳

予在北京友人張運生以書索識友向傳蓋以子女
婚嫁畢欲效向子平之為者運生先君子則明先生
洪武初以易經掇科積官至臨江別駕運生早失怙
飭躬砥學辛勤養母里閭子弟從游者甚衆母卒子
砥嗣家政因以是彌予竊惟子平史稱其暮年棄家
游五嶽莫知所終若然則其詭異之行豈若運生優
游名教中而自有樂地耶是則不惟慕之而實過之
矣庸以是復諸運生第未知以為然耶否耶

跋馮海粟居庸關賦

鴻烈解言中國有九關惟劍閣為至險唐李謫仙作
劍閣賦僅百二十字今觀元馮海粟賦居庸首尾幾
五千言何闕衍竒麗之若是也噫予竊有感焉昔在
石晉割地昇狄失險要之守夷狄遂盛不可復制馴
至胡元遂一中夏而主之為開闢以來非常之大變
海粟生至元大德間宜其鋪張揚厲之若是也雖然
居庸之險天造地設為夷夏大防淪沒于狄者垂五
百載迨我

皇明太祖受命始克汛掃腥羶復還中國之舊廼今
德威遠暨薄海內外罔不浹被教化禮樂制度聲明
文物超軼漢唐之上使海粟得生此時必將持簡操

筆製和平正大之音以形容太平之盛比隆雅頌豈
止作為是賦也哉讀者要當識此

題和靖觀梅卷後

梅開冰雪凍沍之際匪凡英俗卉可及楚騷偶遂見
遺迨陰何李杜後而賦者衆矣近世復有一詠百首
動盈卷帙者然世稱愛梅獨歸和靖其疎影暗香水
邊雪後之句至今膾炙人口豈詩句之傳不傳不在
於多耶抑其孤高清白有類於梅而然耶和靖居孤
山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真廟詔長吏歲時存問仁
廟嗟悼賜謚迨今越四百年矣曩予按部于杭嘗一
至孤山但見淡烟衰草荒墳斷碣而已欲命長吏封
樹營築而控僛未果每恒自愧今觀遺像益深慨然

書米元暉畫卷後

右宋米元暉寫疎林秋晚圖蒼茫慘淡竒妙超逸真
所謂脫畧楮墨暎逕者也元暉名友仁官至兵部郎
乃知淮陽軍節元章之子元章善書能畫畫史稱其
山水宗董源而竒竒怪怪自有妙思元暉承家學字
畫尤怪其畫則畧變父體草草以成不失天真人謂
宋有元章元暉猶晉有羲之獻之也雖然予嘗聞之
太史公云藝術之功雖父莫能喻其子而子亦莫能

承其父今觀二米則異是矣况夫近世凡所謂藝能者其繼繼承承不一而足獨夫道德學術之粹欲求其克喻克承者則鮮焉豈世之人工於近小而忽於遠大乎此卷自叅政劉君璟而下題贊疊筆予特舉是以書于後盖欲覽之者知有所感發也噫

題光霽二字後

右光霽二大字晦翁所書鄉友沈洧得之裝潢成卷屬予題識嗚呼是豈易言也哉昔者春陵夫子當聖遠言湮之日建圖屬書以續千載不傳之學一時從游者唯程氏昆弟之傳得其宗伯子嘗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其尊之也至矣時豫章黃太史亦云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延平李先生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晦翁於是大書而特書之其指學學者深矣於戲光風霽月流動充滿世間萬物形形色靡不各得其所是豈一毫私欲存於中者所能擬哉學者豈徒知之而已夫豈徒知之而已夫

書趙松雪寫陸士衡文賦後

右晉陸士衡文賦元魏國趙文敏公子昂為其友楊君仲弘所書也士衡名機三國孫吳宰相遜之孫杭

之子年二十作此賦未幾吳為晉所滅因杜門續學
名播南北太康未仕晉為郎中令後委身成都王穎
兵敗被害子昂宋昌陵之後寓家于湖元初程鉅夫
薦於朝仕至集賢學士延祐三年丙辰仁廟超拜翰
林承旨階榮祿大夫六年己未得請歸老仲弘名載
宋學士楊大年裔孫登進士第拜浮梁州同知七年
庚申正月仁廟升遐時仲弘遷寧國推官歸杭省墓
道謁子昂雪上書此為贈賦後猶題延祐七年者蓋
英宗初嗣位尚未改元也明年辛酉始彌至治越明
年壬戌子昂遂卒又明年癸亥而仲弘亦沒矣世稱
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子昂人品甚高字畫得晉
人風度元初克變晚宋詩體以上接于唐者始於子
昂而繼以仲弘也故二公名重一時此賦乃六十七
歲晚年所書故尤為世寶惜予因思士衡之沒距今
千有一百五十載而子昂仲弘下世亦已一百又十
年矣海桑遷改世變匪一然遺文賸墨世猶寶藏至
今三君子之名耿耿著人耳目孰謂詞翰非不朽之
盛事乎又况立德立功立言之在天壤間者乎有志
者其可不思自勉自勗而甘同草木之漸盡而泯滅
乎後之覽者其亦有感於予言也夫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
有元文宗時龔璠子敬順帝時揚維禎廉夫跋子敬
云公孫彥啓以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采入公
傳廉夫曰自公解閩不卅年宋亡矣予嘗恠宋史無
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
必立附傳公為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錄
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正其入洛之師而弗附耶
抑史氏失職而失附耶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
錄等五壬冊北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耶

元累朝欲脩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
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脩之命素承傳至宋兩都訪
撫缺遺彥啓名迪公四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耶宋
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附立載記當時史官
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亡誼僅比陳壽三國志為
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經伯
常張樞子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桎
子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為正統而分注二國
記年於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
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
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
耳公之裔孫貳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
缺文方當考訂寶歲俟時以獻

題宋丘氏告身後

右宋丘公岳官淮南提刑日贈母氏令人誥裔孫泰
和丞方重加裝標求題按宋嘉熙三年則理宗己亥
歲時帝在位久怠忽荒政馴致孽賈得志而宋社屋
矣丘氏子孫寶此至今不其多賢乎抑聞草廬先生
題宗人吳適可先世告曆有曰為人子孫祖宗遺物
何莫非當寶此身實其所遺尤所當寶

後人尚鑒斯言

題文信公遺墨後

信國文公忠義志業炳著指南錄此真蹟詩歌八首
元季諸君子題贊備至然可疑者若陳方子貞云淮
陰龔開議公不當出使時國亡在咫尺焉計尋常禮
儀扒龔開者字聖予同陸秀夫君實居李庭芝祥甫
幕府國亡晦迹作信公及秀夫傳金華吳萊立夫稱
其志節孤峻議論高古二傳文類遷固竊攷出使一
事信公亦嘗自悔有詩曰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

是則子貞非獨不知聖予而亦弗攷指南錄之詩也
次則張翥仲舉元末任翰林承旨封潞國公逆臣孛
羅矯制令草詔力拒之曰臂可斷筆不能操國瀕亡
憂憤而死次則布衣王禕子克 國朝官至翰林待
制洪武壬子持詔諭雲南梁王把都慷慨弗屈次年
被害後謚文節次則陳謙子平夙尚孝悌篤學力行
兄訓任江浙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謂弟
曰汝無官守宜自為計子平曰兄在吾何所之城陷
兵入脅訓不屈遂刃其胸子平奮前蔽兄因并遇害
又其次則鄭元祐明德亦元季名士官至儒學提舉
而終嗚呼忠義者人極賴之而立亘萬世弗泯也卷
中題跋者五而仲舉子克子平俱克捐生蹈義誠無
愧信公矣獨惜同時執國柄守封疆者多賣國生降
苟存視息未久漸滅甚則死於盜賊兵刃貽臭千古
迨後裔聞信公事未有不以前人為愧也此卷出王
積翁子都中家今歸予同邑陳符原錫嗚呼仲舉不
云乎豈獨王氏寶之百世之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
嗚呼悽矣信公死節後一百六十三年是為
皇明正統九年甲子歲都臺致政海虞耆老吳訥書
于歸全堂

題錢武肅畫像卷

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予子壻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於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即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叙景臻而下五世皆寔于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

呼世之葆姓受氏孰非神明之胄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盛時無足言者若謙齋之碩學醇德履厥厥後子正宜績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

題陶靖節像後

按梁蕭統靖節傳有曰嘗九日在宅邊菊叢中刺史王弘送酒至酌醉而歸此畫即此景也後有錢選舜舉詩舜舉雪川人宋理宗時鄉貢進士善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得意者多自題詩意此即舜舉畫也後則吾鄉諸老所題曰王達守道王謙鳴吉黃進德晉之

國初同任常熟州學訓導曰鄧士英仲珪陸景玄子善馬常吉卿此三人俱不仕曰吳乾者字廷彥洪武中任本縣學訓導曰傅著者字則明任教諭官至潞州知州曰林大同者字逢吉任開封府學訓導惟此八九公皆先輩儒碩五六十十年前某俱獲侍聽教誨今則淪謝云久而予年亦耄老矣鄉友陶麓鳴叔持卷求題乃為粗述出處庶覽者知之不至湮沒夫人人也若清節高風逸韻先儒已論定云

書林叅議墓表後題

右少師尚書無大學士 太師楊公士奇撰文址林

叅議伯禎墓表孤山西叅議文載既勒碑韓山墓道矣復以公遺稿裝潢成帙求士夫君子題識予嘗閱其家譜知其族自唐末忠烈侯 居閩之福清簪纓蟬聯弗可勝紀元末伯禎父福建省貢 郎子華鎮潮始家于潮伯禎沒文載登永樂辛丑進士策敷歷有聲長子庭舉又登正統十年進士拜官御史文載子姓繁碩數傳後韓山之林又將儼盛于福清矣雖然予嘗聞之潛溪宋先生有言曰閭巷驟興之人所為或有未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爾名門後裔一有弗謹則人必指目以為辱先玷身者矣予孫

淳外孫昕與庭舉同官風紀故持剝潛溪之言為其
後人勸嗚呼予言匪耄。九攬是而弗悚惕傲忒者則
豈簪纓之後也哉。

晦菴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耻
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
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愉愉惰之風究其
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
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
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
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
不用况永嘉彌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
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息然設像以

卷九
三
厠英賢何以為訓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温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愿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繇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湏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乎若檜之外孽熺墳堪其滅濁淫黷奚足道哉

晦庵先生跋程沙隨帖後語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下方晉元帝則有餘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以謗傷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右慶元戊午劉用之携沙隨帖求先生跋先生為題如此沙隨長先生數歲才識亦恢博故先生敬愛之然沙隨識雖有可稱而窮理之功

未至先生豈好為是以誚知舊哉蓋以沙隨一時聞人恐後人信之以戕賊綱常之大故斥其為諂子而復云可付一笑也若夫所謂呂右丞者乃先生之先韋齋太史之執友右丞字子禮累典名郡先生稱其為學以修己治人為一致而不尚空言者此帖之跋在戊午歲乃寧宗慶元四年後三年庚申為慶元六年而先生卒自是權姦擅柄馴至史彌遠廢立而宋事日非矣嗚呼

重刻思菴先生文粹卷之九終

重刻思菴先生文粹卷之十

孫監察御史淳編

後學范來賢重刻

辭江陰學舉訓導答嚴志道書

昨承枉顧喻及邑庠推舉訓職已嘗面懇辭謝卧病中忽聞价至得書啓緘迺邑庠諸友之書耳某惟建學立師古先聖王尊世宜民之先務而我

聖朝之所尤重者也况夫江陰名邑地大人衆典教導者縉紳老生後先相望諸英俊樂育之久豈僕謏薄之可繼哉僕曩童穉時亦嘗讀書邑庠獲聞儒先

之緒論近年馳驅跋躄舊學荒落向嘗兩至貴邑第恨不克一至上庠以聞先生學者之講論今者過聽虛譽不遠百里專价下訪又豈僕之所敢當哉謹勒此以布于吾兄萬冀再三致謝所承諸君子推舉決難承命古人云知人非易自知尤難僕雖不佞竊亦自知之審矣惟吾兄亮之

辭崑山舉訓導答馬知縣文烟書

某窮鄉晚學無所肖似比聞閣下祇承 德命來典崑邑善政美譽洋溢遐邇某獲居隣壤自揆無階弗克瞻謁以薰沐道誼之餘每用爲愧邇者乃承閣下

以邑庠司訓虛席特遣儒生持書下訪某偶因暫出不得親拜來命之辱暨歸欲詣左右求見又復自惟薄陋不敢率易進謁惟是仰德之愧未嘗一時而忘也茲焉二友文復枉顧申之以嚴命重之以多儀禮意之隆豈區區謏薄之所可當哉伏惟玉峯名邑地大人衆學校之設風俗之所繫人材之所出實我聖朝之所甚重者也今得賚大夫領提督之任又得名師儒以司教鐸文風士習蔚爲東南之冠宜得老成耆彥分與訓職則庶幾上體

皇家建學立師之至意下副賢大夫提勉作興之盛

心也如某者曩自童穉雖嘗執經邑庠獲聞儒先之
緒論近年驅馳跋疋舊學荒落加以僻居田里壅蔽
樸愚又豈克堪是選也哉伏冀別訪耆德以充是職
未由會晤惟順候為

國民自重不宣

答張宗海脩撰書

宣壻來領七月一日教帖仰見吾丈年德彌邵識慮
彌精欣羨欣羨某老態百出力衰任重况戇直有素
謗毀四興已具一章旦夕奉上倘獲遂請尚當朝夕
侍教以求寡過於沒齒也所諭志書欲錄賤迹切念

蚤懼艱苦讀書養親無卓卓文行表見於邑里晚歲
升朝碌碌守職烏有可紀之事業哉况晚節末路深
恐難保昔人謂死之日是非乃定詎不然歟然尊意不
可虛辱錄去海虞雜詠詩倘得筆削入編則為幸也
來示云前志人物無幾因憶宋代惟曾丞相懷為最
顯然急於聚斂壞當世破分良法得罪清議元世習
俗以富侈自豪若曹氏私租三十萬石勢傾郡邑淮
寇入境一夕為燼志中以此意垂戒人人可也小壻
切望時以盛衰倚伏之理戒之為感

字說

張孟脩字說

海虞張生慎予內弟公巽之胤子也生之在孩提質性純慧為其先大父所鍾愛甫能言命以今名間嘗指而謂曰是子他日長成宜有以教之予應曰諾未幾予行役南北弗克如志今年夏分按江浙還過邑里則生頎然加巾於首矣問其學講朱子四書頗穎悟習為詩章亦可觀予心喜之而惜其大父之弗克見也公巽復謂予曰慎已冠宜有字幸終有以教之予曰經不云乎慎厥身脩蓋能慎則能脩身未有身不脩而能慎者也宜字之曰孟脩是故言不脩則誕容不脩則惰行不脩則肆業不脩則隳事不脩則疚至於奉親事長處夫婦交朋友以至應事接物苟不能慎以脩之則欲動情勝舉失其宜而違禽獸不遠矣四書五經聖賢教人之法具在誠能潛心篤志實用其力以脩其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平之道又何難哉生尚勉焉慰大父於地下成嚴父之志其在生乎生尚勉焉

張生克明字說

予至金臺之二年故御醫逢吉張君胤子翌來受學曉窓夜檠相親與者越三年矣暨承乏烏府翌復進

而言曰盥冠而未字敢求所以美其名者予迺字之
曰克明盥復拜而請曰甚幸先生之終惠也使之所
勗焉予惟盥之字義經傳罕著惟爾雅以明為訓魏
都賦有顯仁盥明之句釋之者以為彰明其明德者
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
具衆理應萬事不以聖愚而增損者也自其楷於形
誘於物本明之體始昏遂迺淪溺於卑汚凡近而不
自知焉故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先之以格物致知以
啓其明之端繼之以誠正脩身以致其明之實於是
本明之體克明於己而有以推之以及乎人矣苟若
不然則溺於卑汚而淪於凡近矣昔考亭朱先生教
學者有曰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又曰勿為嬰兒之態
而有大人之志於戲明之體出乎天克明之在乎人
盥乎盥乎其以是為務乎

秦氏二甥字說

秦氏甥伯曰攢仲曰楷予女弟之二子也攢旣加巾
于首楷年亦已成童因制二字以同畀之按攢者木
叢茂貌楷則法式之謂也攢宜字曰元茂楷宜字曰
元式蓋茂又有茂勉之意而式亦有式敬之義也二
甥早失所怙誠能孜孜茂勉以進夫德翼翼式敬以

持其身則必有以慰慈母之心而何患已之不修物之不成也哉二甥其尚勗焉

錢氏外孫睽昕字說

錢氏外孫長睽次昕睽冠拜求字因并製二字與之夫睽昕皆從日韻書謂睽為日陽之光昕為日初出之時睽宜字曰景陽蓋陽寔剛明之德大易以為君子之道此人所當景仰自勉者也昕宜字曰景寅蓋寅寔清明之旦虞書有寅賓出日之文此人所當景仰自持者也昔爾之曾祖父剛毅力學生平弗阿貴勢凌貧賤故克履薰厥胤至于今弗衰二孫誠能力學為善崇陽明而不溺乎陰濁守寅敬而不流乎怠肆則匪惟無負予之望而亦有慰爾曾大考于九原也耶勉之

傳

範軒先生傳

先生林姓名大同字逢吉別號範軒上世居福之長樂宋末有松洲者宦遊始居常熟祖近思父脩德皆任州學學職先生幼莊重祗勤講讀踰冠失怙荐罹兵燹克振勵不以貧窘累志五經四子濂洛諸書暨韓柳李杜集鈔心惟學殖日富

皇明混一旁求才俊屢以病曠辭家居窮巷訓蒙自給世紛利欲秋毫無動於中雖或空匱晏如也一時教官若則明傳公鳴吉王公伯京衛公章甫馮公守道王公耆儒若陸君子善繆君仲素錢君更生計君厚虧輩咸推服先生學行洪武辛未徵用耆德強起至京授開封府儒學訓導所教生徒多躋膺仕滿考竟以疾辭歸結草堂城西扁曰錫間日以詩文自適時冢鉅淪沒先生山歸然獨存某間持所業求正先生從容指教喜見顏色遠近求文日多先生酬答罔倦永樂初元召見宴賞給

勅書榮還七年又以老成聘力辭以疾明年考終于家壽七十有七所著有範軒集若干卷子三復衍衍先生沒後皆卒孫三宗完安稱其家云贊曰先生嘗云吾家以儒素謹厚相承吾為文弗事葩樹粉澤以追逐時好先生既終言猶在耳子復以遺稿蘄校正憶先生言弗敢輕為改易今孫宗倦上以發剔祖德為懇乃本平昔所見所聞者著為是傳嗚呼歆求先生者尚攷於斯

南野翁傳

翁媯姓陳氏名繼善字從道祖家吳郡崑山父九齡

始居常熟治產積蓄以善富聞翁夙稟聰慧讀書過目成誦父竒愛之比長俾晦迹田里弗令輕入城府父沒年踰強立始出應世務長身玉立詞辨媿上縣長吏欲尉薦之非其好也與人交和易坦率而申權度精密故家業益裕自奉簡澹能推贏餘賙恤族里誼當為者雖過厚弗惜延耆儒吳文度家塾死營塚壙祀之扁出內金穀所曰平軒用示子姓中歲頗好方藥弗精其事或遂以名薦取隸太醫院力以疾辭歸乃營園池築亭館度圖書古器物以供清玩佳賓至情景俱勝則命繪鮮腍肥引觴促醕以為樂一日命舟繇沙溪抵吳城訪親友訣別還甫浹旬條然以逝子符惓惓求發潛德少師兵部尚書廬陵楊公士竒為表其墓少師工部尚書建安楊公榮為銘其碣少保禮部尚書南郡楊公溥為序挽詩集云贊曰昔蘇長公有云古之人不必皆能自見而世必有發明之者予竊弗敢謂然今觀南野翁以一布衣終厥子迺克裒諸閣老鉅筆以傳眎四遠則夫長公之言又豈無所為而然也耶

予與翁交愛有素符幼穎敏日記千言嘗命拜予求益倥偬行役弗克酬其志比謝事還

家則翁已捐館符與弟續奉表志哀挽懇予
作傳耄荒多病言不成文覽者無誚

錢氏賢母傳

母趙姓系出宋熙陵後南渡時十世祖節使公繇杭
州僑寓常熟邑城之西代有祿食至宋亡子孫始占
籍為民 國朝洪武中母之考季文以明經起家筮
仕陝西某縣令卒官富州知州母自為處子時克孝
謹柔婉為父母鍾愛時謙翁錢先生隱居邑城東其
叔子中得賢而且文季文遂以母歸焉其歸也能移
其孝謹之行以事舅姑宗戚宜之中得兄志方居海

上弟尚則出贅舒氏季有終幼孤母儉勤勸相俾中
得克盡友悌之道自是賞產日裕子姓日繁母祇上
字下和待妯娌平居簡默若不能言迨分處家事則
曉悉周至舉適其宜未樂初中得沒于旅次母年三
十八長子完甫十二次宣七歲母懇惻施訓俾敦尚
孝悌衆務悉聽叔有終性伉直然敬母如子姪禮數
年有終沒二子完宣已長授室諸從子亦成立昕夕
娛侍孫甥滿前母雅志儉素始終無少變嘗諭諸子
曰吾為汝家婦逮事吾舅姑汝家世以儒雅稱賓館
宜常得名師儒以訓子孫母媵衆殖已母使氣忤物

用保綿先澤諸子祇教至今詩書之習不替宗族鄉
邨皆稱母之賢德云贊曰子與錢有世契弱息為母
介婦亦二十年矣故得母之行為詳昔荆國王文公
云女婦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其死也人傳言以
美之繇教之熄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美之宜也予
於是亦云

贊

晉謝大傳像贊

識沉而達量雅而廓險夷殊涂終始一節故温之謂
莫克吾從髮之迎堅之蹶僅足傳吾履齒之折於戲
千載之下瞻遺像者靡不興懷往迹而嘉仰夫風烈
也

贈兵部右侍郎徐公像贊

提厥身守以約邁厥善行以愨有開必先有種必獲
宜其鴻厥慶於聞孫而馳身後之穹爵也

祭酒陳公像贊

命服之崇德容之飭有學有文可象可則故初仕也
明慎于祥刑之司暨再遷也從容乎勸講之職迨夫
晉陟司成顓領教席其辭章翰墨既有以服分教之
師至乎注措設施亦足以為多士之式尚期年弥高

而德弥脩名弥著而教弥力度幾賢才彙出能為
邦家立太平之基而師道之隆亦得以垂休光於竹
帛也

趙司業叔琬像贊

朝冠朱衣玖珮溫綬正笏垂紳金門待漏溫溫有文
肅肅有儀一誠對越罔敢或渝退歸成均六館惟飭
弗亟弗徐是訓是則願言底慎庸保厥終令問允弘
傳慶奚窮

謙翁錢更生像贊

學端而專志高而毅陋辭章而不居藐強豪而弗避
斯寔吾鄉前輩之偉人視今之小黠大癡蠅營勢利
者豈可同年而語也耶

林先生像贊

蚤居鄉校玄巾素衣晚訓河洛命服有輝 綸音錫
閒克享眉壽以淑諸人以壽其後

錢中得像贊

此予嫻友中得錢君之像君既沒子宣奉像
求贊嗚呼中得才猷孝友世豈復有斯人耶
感悼之餘為之贊曰

抱才猷躬孝友命弗融內弗疚葆綿遺澤在爾後

匡體道像贊

容之申申行之循循祇勤家學宅心孔仁刑于其嬪
孝于其親和氣儉然垂眎後昆

滋德堂銘為雲間許仕深作

於穆天命在人曰德樹德務滋古訓有赫粵滋伊何
仁為德元如穀之種生意茁焉禮涵義濡厥苗惟碩
智以終之式厚爾獲爾獲既厚克潤尔身心君泰然
百體皆春勿忘以荒勿偃以取尚慎旃哉以求終譽

惜陰齋歲為御史張勗作

惟皇聖神所其無逸純亦不已與天合德惟賢希聖
悅焉孜孜分陰競惜猶恐失之晝而有為宵而有得
涵養之要主一無適息焉有養瞬焉有存進學之方
致知是先雞鳴夙興力於行善勤勵自強罔敢或變
彼氓蚩蚩飽食煖衣荒寧懈惰禽獸幾希亦有用勤
惟日不足流於不善利欲是逐聖賢憫世厥訓諄諄
捐名自警偉哉若人知之匪艱行之匪易墨鄉司戒
敢陳厥義

知止不殆箴寄嚴寺正志道

知止不殆古人所云疏傳承之克保其身保身維何
誼寔當爾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匪唯疏傳亦有考亭

韓氏偽學弗辨弗爭志士為名貪夫為利清濁雖殊
利心一致曰予衰病辭祿引年恐違古誼辱身玷先
爰述斯箴置諸座側同心弗鄙相守無斃

祝文 祭文

浙江科舉祝文

維宣德元年歲在丙午八月壬戌朔越八日己巳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吳某恭率考試官教授彭勗教諭
陳子友同考官教授曾景脩廖思敬教諭程信訓道
張昇提調監試官右布政使艾瑛叅議蕭常僉事梁
謙商盤彌封等官經歷霍著等敢昭告于杭州府城

隍之神吳行人伍公之神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之神
曰天啓

皇明誕膺景命法古圖治多歷年所比者禮部以科
舉取士不得真才奏定科額以革濫取之弊浙江布
政司統府凡十有一取士四十五人乃今改元之初
當鄉論士之歲藩臬諸臣於是延聘師儒遴選官屬
內外供職期在盡至公以拔實才而某適巡是邦職
當監董惟切祗懼茲入院之始謹率各職致告于神
凡某等監臨提調考試彌封等官但有徇私背公作
姦捏巧濫取非才有負 國恩者神當運福善禍淫

之機俾其荐罹刑禍及于身家如此則非惟儉邪知
所警懼而神亦無忝 國家欽崇祀典之意也敢告

又祈晴

維宣德二年歲在丁未二月己未朔越三日辛酉某
官某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杭州府境內山川
之神杭州府城隍之神曰惟執參贊化機生育萬物
故國家有春秋祈報之祭蓋莫非爲民而然也切見
浙江去冬以來雨雷連綿迨至新春雷電迅烈自是
苦雨淒風彌月弗止來牟壞傷蔬菜萎損農末交病
衆口怨咨揆厥所致實由某等弗能激濁揚清承流
宣化刑獄有枉賦役不均撫字乖方持守非道以致
感傷和氣蓄延下民是用齋沐脩省致禱于神伏冀
誕布陽和蕩除陰沴俾民物無疢癘之憂年穀有順
成之慶若某等弗克悛改即冀加蓄其身罔俾庶民
橫罹凶阨敢告

又謝晴

曰造化發育神寔贊之善惡報應神寔司之繫是浙
江東南沃土貢賦浩穰民物繁庶維時春仲陰沴遣
災二麥壞傷小民怨嗟粵我群職盍誠致禱陽光頓
舒陰霾迅掃陰陽表裡誠敬交通陳辭旅拜少荅神

功頤神聰明、頤神正直、禍淫福善、警厲群穢、足我民食、奠我民居、春秋報祀、末世弗渝、敢告。

貴州祈雨

維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六月丙子朔越二十有八日癸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吳其、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孟驥、右布政使陳俊民、右叅政賈某、貴州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李政、蘇寶、貴州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應履平、僉事于文通、謹率合屬官吏宣慰使宋斌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貴州境內山川之神、貴州宣慰司城隍之神、嗚呼、貴州僻在中原西南、歷代視爲邊裔之地。

皇明建極、聲教遠暨、繇是肇置都司、董督衛所、以帥兵守鎮、布政司管轄司府、以牧養夷民、按察司與分巡御史、掌持風紀、以糾劾奸慝、軍民合屬、設置群職、比同內地者有年矣、然地高山多、厥土燥剛、公倉私庾、素無儲蓄、軍士八分屯田、蠻民力耕火種、全藉雨澤、應時則五谷有秋、僅可充給、苟或不登、則官民交困、無以爲計、去冬臘雪呈瑞、二麥有收、軍民鼓舞、感謝穹壤、夏中甘雨露、足禾豆滿野、黃童白叟、咸以豐年可必然、自六月以來、雨澤稀少、稻禾水田多已墾

圻豆粟山坡日就焦稿揆厥所致實由某等不能揚
清激濁糾繹繩愆守禦乖方撫字無法剝貧苦以益
已之富役窮困以營已之私倚法為非捏巧曠職食
其肥而不恤人之無食衣輕煖而不念人之無衣言
與行違面與心異以致感傷和氣災及下人是用齋
沐首謝改過遷善惟神叅贊化機生育萬物即今穀
豆早者吐花結實晚者發苗生穗萬口嗷嗷仰望雨
澤伏冀大施甘露滂沱博洽俾五穀豐登盜賊消弭
若某等不能悔改即望加禍其身罔俾無知困窮橫
罹凶阨如此則神亦無忝 國家欽崇祀典之意也

敢告

又謝雨

曰某等昨以久旱竭誠致禱明神閔下人之不辜若
響若蒼甘雨隨澍秋成有望人罔怨咨某等於是克
逭罪戾謹率群職旅拜以謝惟神鑒之

祭龔玄之

嗚呼醫道以活人為務於仁道為近君之術可謂精
於鑿矣活人之譽自鄉邑以達 京國亦可謂鳴於
一時矣仁者之必壽仁者之有後聖賢之言所謂不
我欺者矣何造化既剝君之嗣而壽復止於斯矣嗚

呼哀哉自古制于命而逢乎理之變者豈君一人而已矣嗚呼哀哉

祭段侍郎

嗚呼祥刑之任古今所重我國家法古圖治建三法司以掌邦憲而刑部實專庶獄之務比年車駕巡幸北京公以重鄉總攝部政某等或司留臺或任棘寺職業相關公署相接凡同堂聚議之時聯鑣出入之頃未嘗不交相警飭以共圖補報于萬一也公蚤登賢科剔歷中外庶獄庶慎素所練習嘗曰獄者人命所繫寔聖人祈天求命之要苟淹延顧忌則失明慎而留獄之意也何期勤勞致疾遽成弗起是以訃音上聞興嗟賜祭兩京賢大夫士罔不盡傷悼惜而况某等交契之久寧不於是而失聲號慟也耶靈輻既駕歸窆故里爰陳祖奠而重之以辭惟公其鑒之

祭東里楊先生

昨聞東里尊先生奄忽捐逝弗克奔致奠禮茲孫淳入京應試謹遣營置庶羞躬詣總締陳祭曰嗚呼先生當代儒宗累朝元老功在國史名滿四方門生故舊不當以是瀆告之也惟念某永樂中叨蒙

聖恩拔擢教導子弟先生時在春坊遂得荆識自後
往來兩京獲奉矩誨比歲致仕歸至儀真適先生祭
祖而遷邂逅話別僅歷六年豈期遽聞哀訃耶
聖明在上顧念耆德贈以太師一品之官錫以文貞
二字之謚先生雖沒蓋奚憾哉惟是故舊之情慨念
今昔不能不撫膺而哀悼也嗚呼

祭外孫錢睽

外翁遣汝母舅以庶羞之奠祭于外孫錢睽之靈嗚
呼吾諸女適人惟汝母居長諸家外孫亦惟汝居長
汝詩書名族自汝高曾暨汝大父皆抱材弗耀今年
春汝弟昕榮擢魏科汝在家又克勞勤幹蠱以悅二
親鄉邦親舊孰不慶幸豈期汝一疾而遽夭乎嗚呼
汝弟一身在官汝子僅五歲汝之庶弟亦僅八歲汝
父母俱年半百常有疾灰汝之死豈能瞑目耶嗚呼
豈非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理有不可推耶嗚呼吾年
閱八十聞汝喪後病勢日增然念汝家上世積慶汝
弟昕已成名汝子及汝幼弟其成立蓋亦可冀也嗚
呼吾言悲矣汝知也耶否耶嗚呼

祭蒿菴嚴寺正

嗚呼我昔與公自締交而繼申姻好迄今五十餘年

秋官安人沒于官舍諸子奉喪歸葬我時祖送龍河
倏又經二十寒暑矣後公遷正棘寺我承乏六察霜
風暑雨益策入朝抵夜則齏鹽同飯聯床而宿如是
者凡四三寒暑矣暨我分按貴州公告病歸老卜居
斥岸之東未幾我陞留臺自是弗相會者九十寒暑
矣正統更化我亦致仕而還然相去稍遠鄉俗日媿
因各杜門養病弗能時相過從以盡所欲言者前年
春公年八十我力疾往訪款款以別今夏忽聞公寢
疾急令銓兒奔問公精爽不亂寄語永訣豈意歸甫
兩日而凶訃遂至我因匍匐往哭尚未大斂聞公治
命諸子遷安人樞至家踰月同窆顧鼻嗚呼強毅卓
絕之資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
已而已而哀哉哀哉

祭止菴張脩撰

嗚呼昔我幼時逮事我大父居邑城琴川一曲與兄
家隣近獲侍杖屨訪兄尊人腹鑑翁兄時甫冠晝綜
家政夜則焚膏績學我大父嘗謂兄曰吾孫少汝數
年稍長可相磨切及我成童兄被誣就逮泣送而別
繼聞謫戍滇南相違幾二十載永樂初兄自府教歸
鄉居無何晉陟行人後領齋堂清溪之上我時教胃

子南宮始得以所業互相講明洪熙更化兄陞翰苑而我後居六察後兄致事南歸我晉典留臺兄自序履歷暨諸經傳序文致書徵言我僭述後序為荅正統中我亦謝事歸老所居僅隔一城柰鄉習嚚惡我因養疾不出今年九月望聞兄愆和力疾訪兄而歸一陽後一日遂聞兄訃嗚呼兄壽開九袞有半我亦年開八袞將既矣兄之學行我已載後序獨惜鄉之宵人作瞽說盜兄名者不知有幾至或塗竄增損文詩又不知幾也嗚呼兄今已矣我當杜關絕筆以待盡矣兄尚鑒之

祭前右都御史陳孟機

維景泰元年閏正月廿四日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海虞耆老某昭告于故友前都察院右都御史孟機陳公而言曰嗚呼惟公發身賢科擢任御史晉躋外臺方伯者多歷年所清聲上徹陟掌內臺公廼益思自厲求盡繩糾之職何期繇是嗜有煩言免歸田里嗚呼予以骯髒之資典留臺于南都深沐交愛暨謝事南還杜門養病音問懸絕去年之春始聞凶訃今春幸遇鄉之愛友往任湖廣外臺因械菲詞暨銀一兩附公諸子以營一奠嗚呼果毅之才

潔廉之操不可得而見之矣雖然昔人有云善人湮
沒弗克再振其後必昌公之諸子昔見質皆聰敏誠
能痛念世澤績學砥行彼蒼報施詎可量哉夫如是
則匪獨慰公冥漠而亦有以少慰風紀衆交舊之情
也嗚呼

哀辭

袁太常哀辭

嶼山之靈鄞水之英蘊竒毓貞篤生哲人識鑑孔神
超軼等倫際茲昌時明炳先幾昭受眷知奉常清班
秩崇政閒日邇

天顏辭榮里居神完氣舒擊壤康衢委順而終訃聞
九重錫奠馳卦世篤忠誠宏厥休聲胤子克承爰述
誄辭以慰哀思以永厥垂

陳智仲哀辭有序

元自天曆後士習日弊居位者唯以媮嬰狎
媚苞苴細載為得計已而宇內兵起向之貪
佞之徒剪為俘戮而元杜屋矣是雖氣數有
定謂非人事所致可乎今觀巡檢陳公其仁
惠勇智若是而乃一試不用何哉公沒胤子
宗淵際逢昌時榮登侍從大夫士咸為文

辭以發揚潛德予乃為之辭曰

維邦之瘁噫維賢之逝噫氣數之值噫人事之致噫
維後之愾噫

院判蔣先生安人王氏哀辭

乾陽坤陰柔順而貞坤德之恒於維安人夙稟厥醇
懿範蚤聞暨歸有家克順克諧婦德允嘉良人顯榮
夙夜歸興日侍闕庭家政克齊家教克施弗僭
弗隳夫貴子賢福德俱全沒何憾旃我陳誄辭以揚
母儀以慰諸子之悲

趙御醫母鄭氏哀辭

陰陽肇判坤陰成女配合陽德為婦為母猗嗟趙母
葆貞毓醇篤生令子蔚為聞人醇德清材別歷朝著
匪母之賢疇能有是相彼原田弗确弗礪克承雨露
乃碩其苗猗嗟趙母人孰不亡維母之亡厥德孔彰
厥德孔彰粵惟有子母由子貴淑聞曷已爰述母德
載于誄辭以昭于時恩于哀思

張安人顧氏哀誄

安人因夫累謫居今與夫俱年八十有四而卒

猗嗟嫗範全柔葆貞蚤媿名族蹈險若平晚年夫君
翰苑特立命書煌煌馳受封邑同榮同壽宜享期頤
曷為兩歲相次云歸海虞西麓山水潔秀合窆合封

式燾而後

卷十

思菴先生文粹十卷終

思菴先生文粹卷之十一

墓誌銘

墓表

孫監察御史淳編
後學范來賢重刻

勅贈大理寺左寺正嚴府君墓碑銘

崑山嚴府君卒之廿有九載是為洪熙改元之歲時
府君之子本列官大理其秋七月十有三日

宣宗章皇帝御外朝制曰行在大理寺左寺正
嚴本故父文俊善裕于躬慶延于後是致有子效用
于朝茲特贈為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母趙氏
夙有德善著于閨門是生令子效勞於國茲特贈為
安人本祇受感泣明年謁告復蒙 恩賜白金寶幣

歸營焚黃之禮于時府君安人之喪殯寓淺土乃克
遷祔祖塋已城之原後本以衰病乞骸骨歸老江陰
里第念墓碑未刻無以顯上恩昭先德以垂訓厥
後乃奉刑部侍郎段民所為狀命其子顯謁拜求銘
按嚴氏出黃帝子昌意之後周成王時封其裔孫熊
繹於楚改姓曰芊迨莊王支孫復以祖謚改氏曰莊
至東漢時避明帝諱又改曰嚴其居蘇之崑山巴城
里者譜牒散逸莫知其所自始府君字仲英別號居
易曾大父諱仁號雲齋大父諱琬號芝秀老人父諱
政號耕隱三世雖不有祿食然敦仁秉誼洽于鄉里
故府君之生人皆以為德慶所貽稍長從崑山儒學
訓導歲寒趙先生游先生嘉其勤篤以愛女妻之婦
道之良宗黨推重先府君三十一年卒卒時子本甫
三歲府君躬自撫養義不再娶孝奉二親敦睦宗族
女兄歿撫字孤甥俾底成立自奉之餘悉推以贖窮
乏緇黃巫覡率莫能惑人有祀之者不復與較恒自
誦曰惟恕惟儉可以保家脩德人不可妄交交不可
輕絕生於元至正己卯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大明洪
武丁丑四月七日享壽五十有九趙安人諱貞字希
貞生與府君同歲卒于至正丁未四月某日得年二

十有九子男一人即本也蚤祇父命出游嘉定祁素
室江陰張載菴黃友古三先生之門永樂初應賢良
召授刑部主事遷職大理冰蘖之操老而彌篤今居
江陰斥岸里因占籍其鄉孫男三肅雍顯孫女廉適
顧篋曾孫六芑葵蘭菊芸蕃女八人玄孫五櫟楷格
拭模女二人嗚呼先正有云名門右族莫不繇忠孝
勤儉以成立之若府君者躬罹險艱僅存一息而能
辛勤撫教俾克列官朝著迄今馳封爵邑光賁泉壤
子孫曾玄蔚為鉅族原其成立是豈一朝一夕之所
能哉其老且病匪以文字為職業然誼有不得辭者
乃為推本其勒碑之意序而銘諸銘曰在避漢諱改
氏曰嚴子陵居東懷德以潛東吳之嚴世仍不顯府
君承之益懋以善飭躬教子移孝為忠遷正刑平式
際其逢煌煌命書馳封爵邑蕃蕃曾玄遺慶遠及
慶本善積孝忠儉勤篤斯繩斯在尔子孫墓門有碑
昭揭帝制百尔孫子無忝厥世

績溪儒學教諭秉直臧先生墓表

嗚呼是惟秉直先生之墓先生文清名有躬字自號
秉直夫直未易能也予獨信先生而稱之弗靳者蓋
聞其行而知之故今特表出之將以愧夫人之不直

者也先生寧波鄞縣人高祖元慶宋兵馬鈐轄曾祖
應棣元秘書丞祖閏老定海教諭父孚翰林應奉文
字先生生而岐嶷出繼伯父學錄平孫後髻鬣即能
背誦四書二十淹貫經史文章雄贍沈蔚然氣高性
直見人有過必面加譙讓已有不是亦喜人言安貧
尚志授徒自養恒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庸可弗直乎故以秉直為號然坐是與齟齬少合
年踰四十始應郡長吏聘出訓邑庠一以直道自持
言平上忠而不阿訓乎下正而不苟滿考陞教清河
再調績溪持已待人弗少變邑正佐暨同列文辭政

令未善者悉指瑕擿類言無所隱故知者以古道期
先生弗知者覆以為病也嗚呼是尚不得為直乎使
如此而不得為直則世之蠅營狐媚脂膏突梯者廼
反為直耶予讀汲長儒傳慕其為人去年與先生儻
子性待選天官聞人談先生之行予意古人不可見
如先生者寧不欲一見耶豈意性遽以訃聞于予耶
嗚呼予又念世之如先生者夫豈少哉特予孤陋弗
聞爾今幸得聞其可不大書特書以為世勸也先生
生五男子性陝西道監察御史次萱蘭菊蕙孫男八
孫女五曾孫二生元至正乙未沒于永樂甲辰十二

月九日享壽七十葬以其年某月日云

匡處士遷葬誌

海虞匡忠卿哀致書抵京師告予曰忠不孝洪武甲子秋八月乙亥先處士無疾奄逝壽僅五十有七遺吾母葛暨忠及弟恕孤貧無所怙母勤瘁撫教吾兄弟獲底成人受室忠有子曰愚恕有子曰魯母鞠愛尤至後弟恕夭喪忠力貧為養永樂丁酉冬母不幸遘疾冬十二月壬午遂復見棄享壽八十有四惟先處士喪日忠阨窮弗克盡禮茲得地震山祖塋西符以人年己亥某月某日啓先處士遺骨與吾母合葬敢乞銘以誌予與忠生同里幼獲接處士緒論知其先以醫鳴山東濟陰處士父諱某侍其父復齋游吳始居茲邑醫名益著處士諱友聞字志明夙佩庭訓勵志經史尤邃精家學性雅尚冲澹雖貴富人求治亦未嘗計利日與諸名勝詩酒自適所配中吳葛氏女孝尊嫜敬夫教子為鄉黨稱許忠嗣世業性恭慎然家日益落故養親營葬極為勞勩以予相知久故緘辭見屬嗚呼史稱活人者後必大忠家累世以醫道活人而乃弗克振豈天報施者尚在其後人耶庸以是銘銘曰

豐其積祭而嗇惟後之碩

陳復原墓誌銘

復原名繼先常熟陳氏子大父明鄉父守恒侍其外
舅福州太守陸公仲敷宦游繼先與兄繼宗生于官
所繼先甫四歲而父喪時太守公得子又天愛外孫
若已子朝夕訓以讀書務學未幾太守公夫婦相繼
捐世毋躬秉節義奉父母暨夫喪携二孤以歸襄事
畢諭曰我父及汝父俱棄背汝兄弟宜勤宜謹宜力
學為善而我異日亦可見汝父地下也時繼先行七
歲與其兄買屋西委巷從師績學既冠開門訓徒為
養夜窓篝燈治經習舉子業兄弟自相師友扁齋居
曰共學宣德庚戌九月五日遭疾而沒瀕沒泣謂其
兄曰善事吾母善事吾母吾死命也年僅二十有九
娶時氏無子一女幼繼宗將以某月某日奉柩變虞
山先塋不遠千里謁銘嗚呼予昔與太守公同游邑
庠迨後又有姻婭之好今其可不銘耶昔者昌黎韓
先生誌殿中馬少監墓有曰吾年未耄未四十哭其
祖子孫三世讀者悲之孰知予今二十年間哭其一
家外祖壻孫三人而予亦未耄也嗚呼不其可深悲
矣夫銘曰嗚呼太古之世父母不哭子何繼先遽棄

其母而死也嗚呼斯命矣夫斯疾矣夫斯可惜矣夫
故秦君公遠墓誌銘

宣德七年歲在壬子二月二十九日海虞秦君公遠
卒其父均玉不遠千里遣价奉書以告且乞辭以銘
其墓嗚呼予尚忍銘吾公遠耶又十日子第正德復
以書為報塋期就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予乃序
而銘之公遠諱制其內子予之女弟也所居去邑城
三舍而近世為鄉之望予嘗見其大父隱巖翁黃髮
兒齒徜徉田里以終其父玉翁迨今年亦八袞視履
食息不減少壯時予意公遠類厥父祖必克晉享遐

壽豈意遽止於是耶嗚呼惜哉公遠幼聰敏居鄉校
不勞師訓稍長則佐其父幹蠱應役故無以終于學
性孝友和慎敬奉二親友愛諸弟家衆踰數百指待
之曲盡恩意人以為難向予分按江浙道過鄉邑公
遠謂予曰吾年已四十幸二老人康健近結屋所居
之東朝夕以為娛侍之所復建家塾延師教諸子庶
他日有成以亢吾宗予聞喜之因為題其堂曰壽慶
鄉丈翰林張先生為記其成大夫士多賦詩章羨之
豈意不五七年而公遠舍棄老父幼子而長往也嗚
呼惜哉娶吳氏生子二曰櫛曰楷女二人卒之日櫛

始十二歲餘皆幼是年某月某日附窆祖塋銘曰
孝父号曷忍舍而弗顧耶穉号子号又胡棄而弗撫
耶穉耶耄耶歸咎無處耶

故封從仕郎中書舍人金君墓誌銘

君諱鉉字文鼎其先汴人宋南渡時有遷松江華亭
七寶鎮者子孫遂為華亭人考仲能以行誼聞于鄉
君生而穎悟十歲就外傳出語即驚人十四失怙事
母馬克盡孝道洪武中徙家實京師君竭力扶護母
不知其勞暨至屏居窮巷訓蒙為養母或少愆和輒
日夜不解衣躬奉湯藥所居構小樓儲圖書甚富客
至相與觴詠其中中書舍人王君孟端為寫墨竹數
百竿于壁題其扁曰清風翰林侍講梁君用之王君
希範為記其事一時魁公鉅士折行輩與君交者咸
欲薦起之君力以母老辭鄰居陸士原丘德潤瀕沒
祝君後事君為教其子姪卹其老弱兩盡其宜嘗因
回祿人有誤持君物被獲者君力為證脫其罪聞者
賢之永樂中母年八十有四而沒君哀毀盡禮自是
益務韜晦朝夕唯以教子為務自號尚素生布衣蔬
食若將終身焉冢子鈍以善書拜中書舍人推恩封
君如其職君薨冠束帶歸老于鄉未嘗入城府士論

益高之正統元年夏忽感微疾顧謂幼子曰死生常
理若等能為善吾死奚憾焉慎毋尚緇黃以脩冥福
汝兄婦宜祝以竭忠報國遂脩然而逝是年閏六
月二十四日也享壽七十有六配倪氏封孺人有賢
行子二長鈍即中書舍人次銳克嗣家學女二鍾真
劉愷其壻也孫女三人俱幼君問學該博蚤歲刻意
書畫尤長於詩所著有鳳城集尚素齋稿藏于家鈍
聞訃既奉父執大理少卿沈公民望所作君行狀乞
文少傅廬陵揚先生表其墓復謁予請誌歲月予與
君相知有素嘗為君作尚素生傳今雖老病廢書誼
有不可辭者遂撫狀為序而系以銘銘曰於戲世所
願欲莫先於有壽有後焉然二者皆繫乎天非人可
力而有者也若吾文鼎者雖天嗇其位弗卒究其施
然於二者報之則厚矣

錢靜學墓誌銘

靜學諱密子故友錢君有終諱流謙之嗣子也錢世
為常熟著姓迨有終之考諱甦號謙翁先生者克劬
書秉義洪武初應詔陳事獻所擬祭元幼主文名
動中朝歸老而沒有終與伯氏飭躬嗣事延師教子
蘄弗墜先業靜學夙稟穎悟未冠在群從昆季中嶽

然見頭角居家塾十餘年更四三師讀書績學日記
千言作為辭章清麗可觀故鄉人以錢氏為有子求
樂中予在北京有終未及中壽卒于家今年春計君
蒙正以書報曰靜學復以疾不起矣予聞悲惋弗能
勝其第宥等卜以是年某月某日奉柩祔窆先塋以
予為父執相知特深奉狀謁銘嗚呼予何可辭耶靜
學生於洪武甲戌沒於宣德戊申某月某日年僅叁
十有五其生也賦稟龐厚廣顙豐頰襟度䟽爽易直
無浮險澁恣盤曲隱伏之態故其死也宗戚鄉黨無
不悼惜之使假以年其才器必有所成者而乃竟止
於此庸非天耶靜學娶江陰右族陸氏女生子二卒
之日長慧年十二次慈十歲儲休委社度其在是銘
曰質厚而龐胡閼其長非天也耶器䟽以明孰柅其
成非天也耶躬其靡羸尚其嗣人非天也耶

丁母徐氏墓誌銘

母徐姓世為上元宦族故同邑處士丁子王之繼室
今行在山西道御史璿之繼母也璿聞母訃哀經踰
予寓舍拜且泣曰璿夙罹險釁生甫期而失所恃日
夜呱呱泣若不可生者吾父憫
明年得吾繼母
焉時吾兄弟皆在孩母鞠之教之若所生者璿最幼

母最鍾愛十歲出就外傳母謂吾父曰是子純且慧
得從明師遊可冀其亢宗吾父聽其言洪武癸酉俾
璿入京學充弟子員都城去家二十里朔望母倚門
望璿歸恒以隆師親友為祝曰欲教子寧悵費耶越
三年吾父棄諸孤母訓教益切永樂甲申璿忝綴末
第 賜同進士出身授冬官主事二兄琚璵皆授室
有子女兄亦各有家歲時稱壽孫甥滿前母喜曰我
事若父雖弗克有子若等悉成立我無憾矣未幾璿
坐累謫戍母書誡之曰若家世積善若但為善弗怠
天豈不能終佑善人耶今年璿膺薦起自謫籍承
恩擢職風憲不幸未克迎養而母亡矣母生于元
正乙酉沒于洪熙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是
年某月某日祔窆先處士兆次敢乞銘以圖不朽予
與璿同官為寮誼有不得辭者廼為之銘曰鞠之成
教之成允若乎所生養而禮喪而禮克全乎終始斯
殆所謂人未必當自生子者耶

處士郁君墓誌銘

直海虞城東三舍而近有鎮曰沙溪溪之上以儒醫
鳴者曰郁氏郁氏之先世家高平自其遠祖廷規仕
宋為校書郎隨其子為平江推官因家于吳歷六世

有曰德延者再遷崑山又八世曰秀巖甫者始攻軒
岐書居善藥以活人秀巖之子曰德之益遂其術始
徙家沙溪與中吳葛可久名相埒德之之子曰伯昭
者處士父也處士諱某字繼善讀書精家學季父克
明擅醫名東南鍾愛之遂盡以所得授焉處士弗以
為足出遊淮東西遇異人劉金鍼得鍼法歸由是出
療人疾輒奇中性尚義雖祈寒暑雨來告者罔間輒
窶輒赴之里閭遊從間有為不善者恒思處士知知
必面折弗少隱暨改則止晚年所詣益深足跡不入
城府者幾載洪熙乙巳十二月二十七日條然而逝
上距所生元後至元庚辰得壽八十有四娶吳氏克
盡婦道二子長曰震以醫兩使西域今為蘇州府醫
學正科次曰巽女三人俱適士族孫男四蒙謙蒙亨
蒙吉蒙貞孫女六長已行餘幼曾孫男二曰宗孫興
孫震卜以今年十月六日奉柩窆沙溪祖塋之左先
事持友人某狀來謁銘噫予嘗聞長老言沙溪異時
民居櫛比崇閔傑屋以貲產武斷于其鄉者蓋不一
姓然不二三傳輒至顛隳獨處士家以善相傳者越
數世迨今子孫繩繩克荷先業積善之澤誠未艾也
是宜銘銘曰彼羸而矜惟矜而傾此善而飭惟飭而

植惟善惟飭惟後時則

魚處士墓誌銘

宣德丁未冬十月六日海虞處士魚君卒得壽六十
有二時孤侃祇命督賦湖廣訃至即奔詣京師陳
乞終制既得請持友人教諭陳君寬所為狀求銘其
墓誼不得辭按狀君諱信宗信其字也上世居蘇之
吳縣族大以蕃元季家燬于兵大父慶父壽夫避地
徙居海虞君生甫髫鬣即失所怙母夏守節撫鞠稍
長克自樹立不憚勞勩以致甘旨母甚樂之生平志
尚悻樸居鄉里尊賢敬老弗効流俗為侈靡浮薄事
撫弟妹有恩與人交善終始侃甫成童即遣入邑庠
克弟子員朝夕砥勵之曰吾勿失怙辛勤養親弗克
專志問學以亢吾宗成吾志者在汝汝母惰母逸以
孤吾望受教戒以書經擢永樂甲辰進士第故鄉
人咸石克善教子者如此君素康強暨得疾謂其
季子病彌留殆弗起汝以吾言告汝兄俾奉公
報國言畢而遊配丁氏子男三長即侃次壽昌蚤
世季曰伸女三人某某其婿也孫男二某某孫女
一人次年某月某日窆虞山陰嗚呼君昔以孑然孤
童劬躬養親卒能教子擢第以亢厥宗貽封錫爵未

易量也是宜銘銘曰劬躬奉親備其旨兮勵勤教子
擢科第兮疏榮貶爵尚有俟兮

道會林君剛伯墓誌銘

嗚呼自周衰道廢民散之後異端雜說紛焉競起迨
漢晉而降則唯老佛之徒爲盛老氏本周柱下史未
嘗毀形滅姓世之儒生因或寄迹其中如唐魏文貞
公玄成鄴侯李公長源率能不遠而復建功當世後
之君子所以稱爲振古人豪也歟其或抱負林器操
其法而弗能出若吾鄉林君剛伯者可不爲之深惜
也哉剛伯姓名復剛伯其字也上世居福之長樂

高祖松洲宋末宦游常熟遂家焉曾祖諱近思祖諱
修德皆任元州學學職父諱大同號範軒 國朝任
開封府儒學訓導生三男子而剛伯居長甫成童五
經四子皆成誦弗忘年十七出教陸氏龔氏家塾篝
燈自課夜分始就枕時範軒患耳聾母氏亦哀病適
邑中始建僧道官清溪道士尚守謙領道會職謂其
徒曰吾教際時休明然匪資於儒則何自而興哉遂
延剛伯以儒書訓其徒孫張仁靜等剛伯樂其聞靜
可以提身養親乃請父母欲托身其教父母許焉清
溪聞而喜曰吾教得是人必興吾當身任之遂錄爲

弟子改名復真給祠部牒爲道士時剛伯年已二十有四矣永樂中舉至京修勸善書永樂大典繼往龍虎山校正道書嗣四三代張真人宇初暨其弟四十四代宇清推其學爲教中第一號曰弘文輔教高士永樂九年選任道會復取起北京修道藏經以老疾辭歸宣德壬子秋得肺氣疾瀕卒呼其弟長子宗授以所作詩文十卷囑付後事且命求舊交計嗣先生作行狀詣予乞銘既卒宗遣价奉狀來謁嗚呼予少與剛伯生同里曩範軒致政家居予恒持所業求正退即與剛伯講求古今述作之懿去年以書求較正乃翁範軒文集豈意今年遽聞其死乎嗚呼剛伯所學多有過人者使其弗汨于彼教其能亢厥宗以增輝此道也必矣惜乎此之失而爲彼之得予寧不爲之深惜也哉昔者昌黎韓子序贈衡山廖道士稱其魁竒多藝因致惓惓憫惜之情廬陵歐陽少師亦嘗爲故人明因大師記其始終言行于塔是則予於剛伯之墓寧忍弗銘也耶剛伯生元至正乙巳沒于宣德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寔虞山陰銘曰此其失乎而彼其得乎而吁嗟其可惜乎而

前溧水縣典史鄭君墓誌銘

君諱文言字文言世家于鄆以簪紱相承大父諱高
卿丁元運中否潛晦弗耀父諱本忠克秉德迪誼以
通經學古著名東南入國朝仕終秦府教授生
六男子而君第五性剛介沉毅劬書績學凡嬉戲譁
笑之語未嘗出諸口故交友以是重之然坐是亦與
人寡合洪武中教授公繇越庠司訓謁選益曹君年
甫冠日奉侍左右起居食飲必先意承順父甚安之
父卒伯兄復言入國學為上舍生寓家于京君訓蒙
養母曲盡孝悌親賓至率具樽俎款洽遇窘乏者賙
助之揭名所居曰進脩左圖右史意豁如也後復言
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拜祠祭主事晉職郎中馳
恩二親弟雍言復以書經擢第任中書舍人遷行人
司副而君又膺薦起家授典縣幕當世榮之君至溧
水克勤所職弗以秩卑自沮凡一利一弊必孜孜講
求而彘行之在官二載以末疾得告就醫南京昔之
從游者喜君之至日以經書質問然竟以舊疾弗能
起娶史氏繼劉氏皆先卒生子二以痘疹相繼天喪
再娶郎氏女一人尚幼訃至雍言泣而言曰吾兄以
孝友之行淳篤之學而止於此庸非命耶尚當求族

子立為 中朝大夫士聞者多為挽章以悲之雍
言復投淚奉刑部給事中王君瑩狀拜授予曰葬宜
有銘願得一言以昭不朽嗚呼古昔聖神別生分類
有姓氏之制其或不幸而絕似續者必擇同宗子以
後之無則為之立主班祔祖禰而祀焉蓋以弗享非
族故也今觀文言雖身沒無後然厥兄若弟並登華
要克衍先澤迨今所以圖君不朽者又若是是亦可
以慰君於地下矣君生於洪武壬戌沒於宣德己酉
十月十有六日得年四十有八明年庚戌某月某日
祔窆先塋銘曰

嗚呼文言之生也為府教子為祠曹弟父兄之良世
鮮克比故雖年位弗隆身沒無嗣然其昭不朽永厥
祀者又在夫友悌之深至者耳

思菴先生文粹十一卷終

下吏莆田林深許言錄并監刻

拾遺

芝宇久違瞻戀如昨比聞政暇梓行思菴先生文集此不惟表章鄉賢實嘉惠後學意當事公要非尋常馳騫功名者可及獨念思菴公平生著作頗富而身後多所散失即如寒家族譜後題系先生高年手書情至語質真所謂布帛菽粟之文淡而不厭今未知原集曾錄否倘未收乞附冊末如何夫搜輯亡逸以完著全集此固後來述者之事吾意

思菴有靈不能不注意於執事也族譜後
題併錄于左惟高明鑒撫不宣

嘉靖戊申春正月望日春生陳迥頓首啓

陳氏族譜後題

海虞陳德容奉其宗譜懇題閱之則自樞密直學士
諱襄府君始迨德容十世矣其居常熟則自温州教
授諱元大始世稱北山先生有四書講義行世者是
也自是世業儒術規重矩疊律唱呂和奕奕載德迨
德容克承弗少替余惟昔之君子論世譜者弗取貴
富為尚而以世德為尚故祚胤繇之綿永令聞繇之

長世若陳氏在吾邑由北山先生至今幾二百載世
以儒為業詎匪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余家
與陳氏居相近若公所則先君子之莫逆交若允文
則與之為忘年友者也迨至嘉謨則以兄稱余矣噫
木水本源所從來甚遠後之嗣人尚宜益相懋勉永
衽厥紹毋或自棄以玷其先以辱其身也夫

景泰六年歲在乙亥秋八月既望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吳訥敏德書于
歸全堂之東軒

老病臂酸手指麻痛不能握管兼兩眼眵昏莫

辨點畫因感陳氏世契及德容請之勤勤遂力
疾親書于冊昔雍虞公伯生云作字惟憑手熟
信哉昔余年已八十有半矣



